



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票房破10亿元
电视剧《主角》收视率创年度新高
双双成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高热话题

“阿嬷”唱“主角” 回应AI时代创作三问

好故事哪里来

影视、戏剧编剧何冀平开门见山：“我们这行最难的是有一个好剧本，一部电影或戏剧的命运由剧本决定。”一段时间，电影“过时”几乎是全球行业性的论调，戏曲相关题材电视剧也很少有破圈的先例。如今，两种“不看好”同步被推翻。好故事哪里来，指向创作的源头活水——真实。

中宣部文艺局局长陈名杰从陈彦撰写《主角》讲起：“忆秦娥的形象源于作家个人生命经验中的深刻见闻。”

陈彦生于陕西镇安。13岁那年，镇安县剧团招小学员，他一头扎了进去，白天看排戏，晚上窝在剧团宿舍里，就着昏黄灯泡

悄悄临摹剧本。后来，18岁的陈彦开始原创剧本，又在省戏曲研究院一待就是25年。年复一年，他坐在台下看戏，站在后台观察演员们卸妆、争执、抹眼泪……写《主角》，他把自己30多年与角儿们打交道的所见所思熔铸笔端，故事才如此生动感人。陈名杰说：“文艺原创力的源头活水是时代和生活。没有哪部文艺作品能脱离时代而独立，而任何想脱离时代、脱离生活的创造都不会长久。”

十年创作，他和团队始终把真实放在首位。《给阿嬷的情书》导演、编剧蓝鸿春是在广东长大的侨乡人，从小听着潮汕先民下南洋的故事长大，见过实实在在承载家国情怀的侨批。他此前的两部作品都取材

于自身成长日常。而《给阿嬷的情书》从个人继续深挖，聚焦潮汕华侨下南洋的百年历史。为还原真实的岁月肌理，团队开启了严苛的溯源之旅。他们走访300多个海外华人家庭，又花半年时间逐一核实历史细节。“我们始终相信，好的故事不是凭空虚构、刻意雕琢，而是源于生活、源于真实、源于普通人的情感肌理。”

许多新入行的创作者常常苦于好故事难觅，但从陈彦到蓝鸿春，跨越近半个世纪的创作轨迹悄然互文，恰是给新人最真诚的启示：在中国，还有无数扎根大地的故事，倘若每个人都能对自己的家乡保持温情、对历史怀有深情，愿意凿一口深井，总有一天，好故事会潺潺涌出。

5月24日中午，潮汕方言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实时票房突破10亿元，成为第133部有此成就的中国电影。与此同时，正在持续热播的电视剧《主角》创下了央视一套黄金档电视剧的年度收视新高，收视峰值突破4%，视频网站站内热度也跻身“爆款俱乐部”。

日前，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的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在深圳举行，“电影业高质量发展”“繁荣文艺创作”“培育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”等分论坛同步展开。有意思的是，无论分论坛主题为何，《给阿嬷的情书》和《主角》都是言谈间的高热话题，来自影视、人文、理工、艺术等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不约而同谈论这两部作品。

一部是看起来“小众”的原创电影，它的语言和民俗地域性极强，它没有宏大叙事，也没有特效场景，却以1400万元成本、全素人出演，步步破圈，从潮汕地区迈向全国各地。一部是凝结了文学、戏曲、影视各领域艺术家心血的改编之作，它带着“茅盾文学奖同名获奖小说”的光环入场，也背负严肃文学改编与戏曲题材呈现双重难题，最终成片备受瞩目同时不负厚望，连带秦腔艺术从八百里秦川传向大江南北。

“阿嬷”唱“主角”，因为从某种角度而言，它们在2026年出现，刚好回应了AI时代关于创作的“三问”。

何为用心用情

2025年，总台央视电视剧频道(CCTV-8)收视份额创六年来新高；今年，《主角》又刷出央视综合频道(CCTV-1)年度新高，大剧好剧持续刷屏。《沉默的荣耀》在海峡两岸掀起观剧热潮；《太平年》从历史中来，富有史诗气魄的好剧带火多座城；《生命树》在生命的禁区“扎根”，让大美青海成为全网顶流；此刻《主角》台网两端火爆，推动古老秦腔焕发新生……

好剧连台的背后，是众多创作者全情投入的“笨功夫”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主任梁红说：“当你不慌不忙、不急不躁，摒弃急功近利的心态，踏踏实实地认真搞创作，一定会得到观众的

认可。”为还原年代氛围，《主角》中的街道、服装、道具、唱腔等每一处细节都极致考究。对一部长剧而言，敢于在第14集才让成年易青娥登场，是底气也是勇气。底气源于群像塑造的丰满，源于所有演员提前数月乃至一年学习戏曲的“身眼手法步”；勇气则是创作者对观众的信任——当创作者的经验从生活中来，创作扎根于生活，用心用情、精益求精的作品自会与观众心心相印。

同样，《给阿嬷的情书》中，创作者的投入至真至诚。蓝鸿春带着团队做了很丰富的案头工作，他们写下十余万字的《暹罗生活指南》。他们更坚持，坚决不拿情化历史、不曲解情怀，从百年前街头小贩的生存细节、三轮车从业规则，到海外华文教育的

艰难起步、侨胞反哺家乡的坚守，所有情节、风物、细节均要有据可考。“笨功夫”也不止于纸面功夫。团队还驾着两辆车一共开出了八万公里，就为了在潮汕地区找到那些最合适的场景；又从茫茫互联网中，“捞”出既会说方言、又吻合人物气质的素人演员。正式开拍后，导演又精雕细琢于镜头语言，一个邮差落水的镜头拍了几十遍。

“记得第一稿剧本出来时，我一直哭，但哭过后并不难受，而是觉得满足，甚至当天晚上获得了深度睡眠。”蓝鸿春说，创作过程中收获的情感滋养，是珍贵的馈赠。而事实证明，从个人生命经验中生长出来的真诚，感动了创作者自己，也让影片具备了穿透银幕的力量。

今天需要怎样的文化小刀

低成本“手搓”的电影火了，“笨功夫”创作的电视剧爆了。外卖骑手、诗人王计兵也说：“我们生活在第一线，我们知道哪一天会褪下‘第一层皮’，我们知道汗水从哪个地方落下来。这可能是我们写作最大的强项，会更贴近普通的读者。”

AI时代的文艺创作，究竟需要技术吗？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常委、副校长康震的回答言简意赅：“算法有算法的任务、人有人的使命，两者相辅相成。”

那么，AI时代，我们究竟要培养怎样的文化人才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、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陈平原提出“与AI共舞”，在承认危机、适应变化的同时，得坚守人文精神，保有对人的尊严与价值判断。“生活在AI时代，应该做AI取代不了的学问。”在他看来，人文与科技并非全然对立，人文学者通过与AI或者其他专业的学者合作，说不定还能抓住机会，打一场“防守反击”。

当下，新大众文艺的兴起正将文艺创作从认识论变为生命论，那些双手摸过、身

体扛过、脚步丈量过的真实记忆，构成了创作中无法被AI模仿的“饱和经验”，而AI等创新技术，又能将“生命体悟”兑现为可感知可知可进入大众传播的作品。

就像南开大学原校长、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龚克所说：“走向智能化、绿色化的时代，文化作品、文化人物，一定要有这个时代的特征。

能否让工具与人文想要表达的内核、内容做更好的结合，用好AI这个‘器’至关重要。”

文化的创新创造，核心在人，关键在人才。中国文联党组成员、副主席、书记处书记高世名如此期待AI时代的文化人才与文艺作品——“艺术是有情有义的知识、身心俱足的思考、知行合一的创造。”